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58期

2011年9月10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中美在中东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潜力”会议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 金晓文 王锁劳*

2011年8月29日至30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题为“中美在中东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潜力”的中美智库会议。与会美国专家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哈德逊研究所和国家利益中心。中方学者来自国内多所政府智库和大学。会议就下面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关于“阿拉伯之春”的成因；二是关于“阿拉伯之春”对中、美两国的影响；三是关于中东变局下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四是关于中美在中东、中亚地区的合作潜力。

一、“阿拉伯之春”：传统之外的因素

自今年1月以来，中东地区先后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发生政权更迭，叙利亚、也门、巴林等国也出现了政局动荡。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这些变局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政治上长期独裁统治、腐败问题严重和外部力量干预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除上述因素外，不少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

(1) 人口数量的增长与构成。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战略研究项目主任安东尼·科德斯曼 (Anthony H. Cordesman) 认为，现有关注中东变局的分析太过注重政治和社会因素。事实上，由人口膨胀而导致的经济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1950年以来，中东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增长了3—4倍。预计到2050年，

* 撰文金晓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审定王锁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这一数字还将翻番，由此引发的高失业率、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和贸易现代化问题都是促成政局不稳的原因。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教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南亚中心主任舒贾·纳瓦兹 (Shuja Nawaz) 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吴冰冰副教授也注意到了中东地区人口的构成问题。在埃及，30岁以下年轻人的比重占到了埃及总人口的65%，而埃及政府没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没有适时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提高粮食的自给率。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结构性失调使得贫困问题凸显，由此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满。

(2)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网络的覆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东地区的信息网络正在逐步普及。截止至2010年，埃及国内已经拥有大约40%的手机用户和28%的互联网用户。同时，半岛电视台等卫星电视也已成为埃及民众接受信息的重要来源。信息网络的覆盖为“中东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员方式。2008年埃及的“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就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动员；2010年的反政府运动也有在“脸书”上开展动员的群体。这种网络政治空间给政府管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使传统政治方式疲于应付。

(3) 民众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求。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研究员希伯利·泰勒哈米 (Shibley Telhami) 指出，此次“革命”中流行的口号是“抬起你的头来，你是埃及人”，这种诉求已经不再仅仅是食品短缺和经济问题，而更是埃及民众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也认为，在穆巴拉克执政的30多年中，埃及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表现得没有尊严。尽管民众内心对以色列感到极度反感，但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埃及与以色列保持着稳定的关系。因此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国内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埃以协定的呼声，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找回埃及在穆斯林中的尊严。

二、“阿拉伯之春”对中美两国的影响迥异

“阿拉伯之春”对中美两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会的中方专家普遍表示，中东发生的变局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种机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王锁劳指出，尽管在“革命”之初，埃及、利比亚等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纷纷批评中国的不干涉内政政策，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行为，但由于这些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中国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李绍先也认为，尽管在短期内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遭受了一定损失，海外华人的安全问题也引起了国内的关注，但是中东变局也带来了当地发展的希望，中国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恰恰符合中东国家的需要，这为中国扩大在当地的影响提供了契机。

然而在“阿拉伯之春”将会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影响问题上，与会专家产生了分歧。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将中东发生的“革命”称作为美国的

“阿拉伯之冬”。他认为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中东的统治力就在下降，几乎所有热点问题都没有朝着美国预设的方向前进。中东变局发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又被削弱。“民主化”浪潮不仅没有提高当地民众对美国的支持率；相反，随之兴起的伊斯兰势力也可能与美国的想法背道而驰。中东地区开始进入到一个没有霸权的时代。吴冰冰副教授也认为，“阿拉伯之春”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会被三大阵营所打破：一是原有的反美阵营，其典型代表是伊朗；二是现存的亲美势力，包括沙特、约旦和其他海湾国家；三是“革命”后新出现的、以埃及为首的中间派，可能包括土耳其和伊拉克，其外交政策会在亲美与反美之间平衡。这种三大阵营的结构给其他大国提供了更大的外交空间。

但是美国专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 (Banning Garrett) 指出，尽管中方认为中东变局将会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在美国国内，很多人都认为中东“革命”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需要，“民主化”后实现的稳定与发展将会对美国产生积极的影响。泰尔哈米同样支持这种观点。他以自己完成的美国民意调查为基础，指出大约有 65% 的美国民众认为中东“民主化”进程会在短期内对美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对美国长期有利的数据更是达到了 76%。至于“民主化”后中东地区可能出现“反美”政权，更是有 57% 的民众表示，宁愿看到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权，即使其立场会与美国相左。这表明美国国内将中东的“民主化”进程看作是重要的战略目标。奥巴马政府本身也对“革命”持积极和欢迎的态度。从上述不同观点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还存在着差异。

三、伊斯兰力量的复兴还是衰落？

自“茉莉花革命”爆发以来，中东地区的各种伊斯兰势力又重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对于其走向，专家们的意见不尽相同。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认为，中东发生的剧变可能意味着伊斯兰复兴时代的结束。同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泛阿拉伯主义和七十年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相比，此次“阿拉伯之春”出现的社会运动并没有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没有泛阿拉伯的倾向；相反，运动只针对本国的具体情况，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衰弱。李绍先也同意伊斯兰复兴运动正在走下坡路的观点。

但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联教授却对上述观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在中东内部出现了伊斯兰主义复兴的趋势，即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与上世纪的革命相比，当前的伊斯兰变革试图排斥外部力量对中东的主导，渴望自主、自觉地回到过去传统意识形态主导的时代。而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兴盛可能会给中东的未来提供三条可能的路径：温和伊斯兰的土耳其路径、神权政治的伊朗路径，以及民主却动荡的巴基斯坦路径。但是无论怎样，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王锁劳副教授以自己最近在埃及的调研为例指出，埃

及人普遍认为现在是该给伊斯兰主义机会的时候了，因为纳赛尔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资本主义尝试也失败了，现在应该回归到传统的伊斯兰时代。目前在埃及甚至连神职人员都走上街头，开始组织政党，这无疑为伊斯兰复兴的一种写照。

四、中美两国的合作潜力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中美在中东与中亚地区的交集越来越多。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执行主任保罗·桑德斯 (Paul J. Saunders) 将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界定为五个方面：阿富汗、核不扩散、能源、地缘政治和民主。上海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界定为：“反恐”（特别是在阿富汗）、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促进中亚地区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以及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尽管这些利益在不同政府时期会有优先顺序的差别，但是从中不难发现，与中美两国相关联的内容正在日益扩大，两国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很多汇合点。然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认为，中美两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双方缺乏战略互信，其主要根源在于美国插手中国国内事务，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要想实现中美两国合作，两国必须拿出更大的诚意，特别是美国。

事实上，中美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已经有了合作的迹象。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和潘光将这种合作称为“美国军队+中国工人”模式，即在阿富汗塔利班活跃的地区，美国军队冒险保护中国工人以修筑美军急需的高速公路。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为中美之间提供了合作的契机。在美军即将撤出阿富汗之时，要求中国介入阿富汗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潘光指出，美国和北约正考虑通过三种途径将中国纳入到阿富汗事务中：一是要求中国开放瓦罕走廊；二是运用中国境内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将物资运送至巴控克什米尔，再进入阿富汗；三是将物资先运送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再进入阿富汗。其中，第二种方式目前广受关注。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 (Richard Weitz) 认为，中国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方式介入阿富汗是北约撤出后的最佳选择，但是上合组织必须克服自身的一些缺陷，例如成员国之间的矛盾、缺乏内部协调等问题。无论如何，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所说，同东亚地区不同的是，中美两国在中东与中亚地区没有核心利益方面的冲突，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相似的考虑，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潜力较大。